

南通狀元張謇新傳

邵鏡人遺著
王成聖校訂

家世與勤學

張季直先生，名謇，晚號謇公，江蘇南通縣人，生於清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卒於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，享壽七十有四。父親是個農人，家道清寒。據傳他的母親在田裏收麥時誕生他的，放在麥筐中背回家來。開蒙讀書時，天資並不過高，惟寡言笑，好深思刻苦自勵，日間所讀之書不能瞭解，終不就寢，數年如一日。

他的學術基礎打得還好，可是，科場命運却不亨通。有一年，應州縣考試，名次在一百名以外，塾師斥之曰：「假如有千人考試，只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只有一人不取，一定是你。」謇公聞此面紅不語。於是，在家中窗格上、帳頂上，遍貼「九百九十九」五字小紙條，以期觸目驚心，發憤攻讀，寒暑無間。從此，由秀才成貢生，再應北關鄉試，成「南元」（舉人第一名曰解元，北關解元，例屬北人，南人考中第一名者，稱南元。）不過，他在未中解元之前，早已譽滿江淮了。

與袁世凱、張裕釗、翁同龢之關係

中解元後，有人將他薦到提督吳長慶幕中，長慶提督軍旅，世稱武壯公，很好延攬人才。這時，一代梟雄袁世凱亦以通家子弟在幕中見習，特拜謇公為師，每天作文送請他改。依南通年譜記載：「世凱起初作文，並不通順，謇公常板起面孔，耳提面命，世凱虛心接受。」所以，袁氏叛國稱帝時，謇公與趙爾巽、李經羲、徐世昌四人通電天下，對袁氏不稱臣，頗以「商山四皓」自居。或曰「嵩山四友」之美名，係袁氏自動貽之。總之，他們四人雖未公然反對帝制，但有不願稱臣之表示，亦近於正義的呼號，不惟給袁氏很大的刺激，也為民族表揚一點正氣，這是讀書有道之士，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應具有的風格，否則，以謇公之聲望，及與袁氏的關係，何所求而不可得呢！

先是，當謇公尚未通籍以前，與同邑范伯子，泰與朱曼君嘗渡江謁古文家張裕釗於江寧，裕釗輒舉以語人曰：「吾遊金陵，得見江東三士，此行為不虛矣。」但謇公雖然學有本源，文有法度，然經三試春官不第，已經心灰意冷了。及至甲午，會試，他的父親詔之曰：「兒試誠苦，但兒年未老，可再試一次，吾心亦安。」謇公素以孝稱，於是仰體親心，四度春京應試，果然如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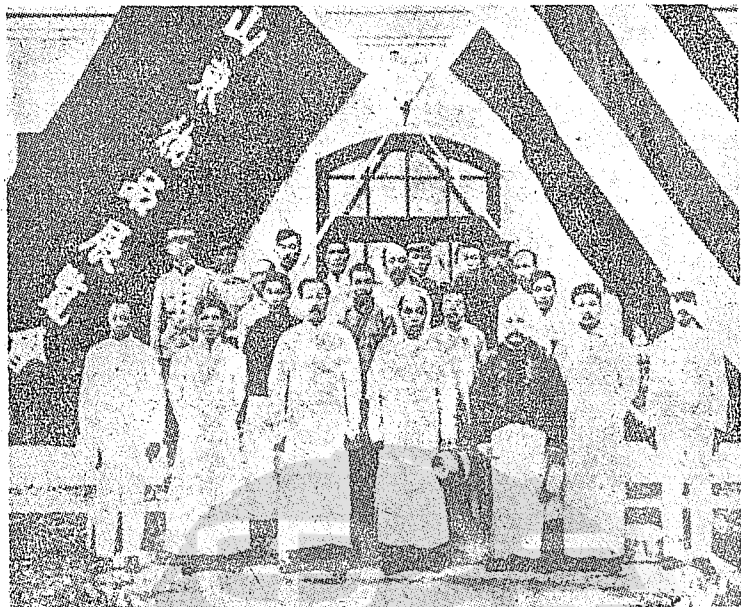
以償，大魁天下，時年已四十有二了。

當時常熟翁同龢，以狀元之尊，居樞臣之位，早已想拔中謇公，幾次未果者，審復任閱卷大臣。據翁氏日記所載：「二十四日晴，寅正，八人集運門外，朝房起下，回到南書房，卯正，上御乾隆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所取？張公（指張之萬）以臣對。又奉題語，臣以張謇，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上甚喜！」於此可見。翁氏為國求才，何等殷切，而謇公從此青雲直上，也可稱為士林佳話了。

飄然下野、創辦實業

謇公在大魁天下以後，適值中日戰爭行將爆發。謇公以久處吳長慶幕府，素知相國李鴻章處理朝野事，失當甚多，於是列舉故實，奏劾李氏誤國大罪。詎料，疏上不報；而鴻章謬執成見，一意孤行。謇公自以經世救時的辦法，既不蒙朝廷採納，長此浮沉政海，終至同流合污，遂憤憤然有不平之鳴。同時，適遇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，值暴雨，平地水深盈尺，文武百官，有白髮之老臣年在八十以上者，亦俱長跪水中接駕，但西后端坐鸞輿，漫不一顧。謇公目視這種情形，以為讀書人稍有廉恥者，何必做官，然後為人？屏棄仕進

、優遊山林的決心，遂基於此時。或有人說：「喬公親見朝政腐敗，補救無術，而黨禍又將爆發，勢必遭受株連，與其同歸於盡，何如明哲自保，於是決心下野，藉實業、商務以自隱而已。此時又適得父親的噩耗，遂倉皇離京，過歸南通。歸後有句：「不堪重憶功名事，官錦還家變雪衣。」從此一心一意為地方辦實業、與教育了。



張謇（前排正中左手持帽者）辭去北政府農商總長參觀山東物品展覽會留影。

南通州牧，及地方父老，以喬公中了狀元，喜極欲狂，便在「魁星樓」旁，建築一座「果然亭」以為紀念。後來喬公重修亭時，深覺中狀元，不過適逢其會，亭名果然，未免貪天之功，因改名為「適然亭」。並書一聯云：「世間科第與風漢，檻外雲山是故人。」又附跋云：「余以清甲午成進士，州牧，邦人擯唐聖謚詩意為『果然亭』。世間萬事，得其適然耳。丁酉，余修亭，不敢承前意也，適然之事，以適然視之。適得浩翁書，遂以易勝。」照這一段故事看來，喬公薄功名，而寄情山林的志趣，更可想見。

新事業之創設

南通原是江蘇之一州，位置於長江之尾、東海之端，自喬公下野回里後，憑着他的經驗、才氣、聲望，而把握時會，開始經營，本既富而教的基本原理，施諸一切事業，實行地方新政。先後創設鹽牧公司、鹽業公司、漁業公司、大生紗廠、大連輪船公司、淮海實業銀行。各級中小學校、高等商業、農業、專科師範、土木、測繪、蠶桑、刺繡、盲啞等學校。並有農業大學、醫科大學。又在吳淞創設商船專科，在南京創設河海工程學院。養老院、育嬰堂、殘廢院、博物院、圖書館，應有盡有，舉凡歐美各國的新事業，亦莫不具備。他的一切設施，規模宏大，氣象雄偉，已無前例，遂使南通一州，一躍而成爲

全國模範地區。即外國人士考察及此，亦嘆爲足與西方媲美了。距今六十年前，有此偉大建設，橫覽全國，絕無第二人的。

此外，則更組織赴美考察團、赴意大利考察團，並親往日本考察，著有「東遊日記」。同時，又兼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、漢治萍公司總理、導淮督辦、江蘇省諮議局局長。百政集於一身，日理萬「幾」而不稍懈。喬公兼人之資、治事之勤，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是很難得的。

喬公對於水利尤爲注意，博覽河工水利書籍，對地形起伏、山河形態參證研究，日以繼夜。故多卓越之見解，絕非一般專家所能企及。猶記，當民國十年，江淮暴漲，運河堤岸，單薄如線。此時喬公正任運河督辦，親赴揚州、寶應、高郵、興化、東臺各地災區巡視，至「昭關壩」時，適值上游民衆要求立即開壩，以瀉洪流，而下游民衆臥在壩上死守，雙方堅持，聲勢洶洶，皆以生死相力爭。喬公正色詔之曰：「壩之開放與否？須俟巡視河流之全貌，方能決定，將以全河流之生命財產權衡輕重，爲開壩與否之準則？爾等威脅，絲毫不能搖動我堅決之主張。」遂經巡視以後，決定不開。並立即組織大規模測量隊，設計下游疏導計劃。先治其標，後治其本，標本兼顧，日夜興工，卒使滔天水禍，得以公平穩定。假使喬公判斷稍有偏差，意志稍有變動，威信稍爲民衆所懷疑，則淮河下游人民數千萬，生命財產將不可保。足見一人有慶，萬衆蒙庇的。

三件大功、萬古流芳

庚子拳匪禍起，八國聯軍進迫北京，清帝西狩，齋公會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建議東南各省自保之策，並與湯壽潛、沈曾植、陳三立親赴南京籌商大計。坤一猶豫不決，以為朝廷西遷，東南或可保全。齋公曰：「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，為其名不足以存也，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，為其實不足以存也。」坤一蹶然曰：「吾意決矣。」遂聯合張之洞等，宣告東南各省自保辦法。所以聯軍雖陷北京，而東南安然無事，固屬劉坤一、張之洞等主其大責，實亦齋公奔走其間擊劃周詳有以成之。否則，萬乘如何回轍？以及東南安危結果，史家也許另有記載呢！

武昌首義，清廷徬徨莫知所措，乃特任齋公



伶王梅蘭芳劇裝照，張狀元贈詩有「老夫青眼橫南北，可憶佳人祇姓梅」名句，愛憐梅蘭芳的藝術，有無限溫情。

為農工商大臣兼東南宣撫使，頗欲藉此以收攬全國人心，而挽回難關於萬一。詎知，以卓識遠見的齋公，又洞明中外大勢，決不會出任仔肩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。於是電奏懇辭，並勸清帝遜位。其文有曰：「……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，謝帝王之位，俯從羣願，許認共和。昔堯禪舜，舜禪禹，個人相與揖讓，千古以為美談，今推大位，公之國民，為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，為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，關係之鉅，榮譽之美，比諸堯舜，抑又過之。……所有宣撫之職，無效可希，不敢承命。至若政體未改，大信已瀆，人民託庇無方，實業何從興起，農工商大臣之命，並不敢拜。」此雖一人之進退，但對於清帝

迅速遜位，民國順利建立，亦有莫大之關係。

正在遜位詔待發之前夕，而江寧將軍鐵良尚擁重兵，虎視金陵，並有效忠朝廷之表示。齋公認為此雖一隅之殘力，如果負隅頑抗，

亦足以影響大局，乃致書鐵良曰：「睿，蘇人也，以將軍之忠義，又嘗辱有一日之雅，不得不為蘇計，為將軍計，且為滿計。……為將軍計，當計其大與長，一身之計小，滿人全體之計大，一朝之計暫，滿族生養休息之計長。北面再拜，仰藥以殉，一身之計也。奮門效死，使兩族生靈塗炭於兵鋒，一朝之忿也。將軍才器，實為滿望，皆無取於此。為將軍計，擲一身為溝瀆小忠之事，勿寧納全族於共和主義之中，為滿族多留一惡感，而遣以同盡之大危，不如為滿族多種一愛根，而使之異世而滋大……鐵良得書後，負隅頑抗之計烟消雲散，由此看來，東南一時之烽烟，已為齋公三寸柔管所掃盪了。

清帝遜位後，民國統一，時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特任齋公為實業總長，未久，即辭職。斯時，南京臨時政府，財政困難異常，黃克強先生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，以解除南京之困厄，但日本人表示，必須南通張季直擔保，方可訂約。中山先生手書齋公，願以漢洽萍作借款抵押品，款遂照借，而南京政府一時之危始得解救。

胡適之筆下失敗的英雄

齋公，天授奇才，文章經濟，與忠國愛民之精神，自唐宋以來，幾無倫匹，但畢生未得志於天下，退而經營地方事業，著有奇跡。他的兒子孝若，為他寫一部「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」，胡適之替他作序說：「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，這是誰都不能否認

的。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，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，養活了幾百萬人，造福於一方，而影響及於全國，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，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，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。這樣一個人，是值得——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。」接着又說：「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，很可作新體傳記資料。遠一點的，如洪秀全、胡林翼、曾國藩、李鴻章，近一點的，如孫文、張之洞、張謇、嚴復、袁世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，這些人關係一國之生命，都應該有寫生傳神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，用繡花針的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，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，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。許多大學史學教授和學生，為甚麼不來這裏得點實地訓練，做點實地的歷史學上的工夫呢？是畏難呢？是缺乏崇拜大人物心理呢？是滿頭腦西化呢？還是缺乏史才呢？」我思索胡先生的言外之意，認為喬公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人物，他的聲望才力，足能把中國治理好的，可惜只把一個南通治好了，所以說他是失敗的英雄。至於一般史學界人，沒能研究近代偉人事迹，和國家民族的興衰，也是很大的缺憾！由此可見五千年的中國，到處都有寶藏，但是一般懶惰，或醉心物質、崇拜西化的人士們，因循不理，舍其田而耘人之田，這是何等的可惜而可恥呢？

喬公既未得志於天下，退而局促一州，晚乃益復自放，居恆慕信陵君的為人。嘗曰：「吾不敢望聖賢，但願作英雄，英雄無事不可告人。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，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。」遂自綜經濟、學術、詩文、詞賦為一書，顏曰：張季子九錄。

與翁同龢、梁啟超、徐樹錚之風義

相國常熟翁同龢，與喬公有師弟之誼，曾為喬公題「荷鋤圖」，詩云：

「平生張季子，忠孝本詩書，每飯常憂國，無言亦啓予。才高還鎮密，志遠轉迂疏。一水分南北，勞君獨荷鋤。」

（此圖，鏡人昔年客香港時，曾在喬公文孫擬文教授宅親見之。除翁詩外，當時詩文名家如鄭孝胥等，俱有題跋，不下數十人，真是美不勝收。）迨翁氏卒於故里，喬公輓以聯云：

「公其如命何？可以為朱大興，並弗能比李文正；世不足論矣，豈真有黨錮傳，或者期之野獲篇。」

情殷語酸，於寥寥三十餘字中，昭然若揭。喬公兩次過江，一次哭弔，二次省墓。並於南通黃泥山上建樓一座，名曰「虞樓」，跋其匾曰：「黃泥東嶺，南望虞山，勢若相對，虞山之西，白鶴峯下，則翁文恭之墓，與其被放遷後之廬在焉。辛酉一月渡江，謁公之墓，涉虞嶺，望通之五山，烟霧中青蒼可辨。歸築此樓，時一登眺，悲人海之波潮，感師門之風義，殆不知涕泗之何從也！名虞樓以永之，亦以示後之子孫。」並有一絕云：

「為瞻虞墓宿虞樓，江霧江風一片愁。」

。看不分明聽不得，月波流過嶺東頭。」師弟相知之深，恩義之重，從樓與詩完全解讀了。

喬公對於並世友人之中，最推重新會梁任公啟超先生，他以為梁先生是清季導發中國人新思想的原動力，而傾帝制、打倒復辟兩役，尤為偉大的貢獻。故於梁先生困窘時，常常分撥鉅金救濟，毫無吝色。任公致書有云：「兩奉數尺，重以遠庸、翼之，兩傳盛意，籌策之遠，與責善之殷，啟超安敢承，抑又安敢不承耶！二十年來以空言虛譽，曾未嘗一朝矢石，為國民有所盡力，今以鼎新之會，席累卵之形，豈敢更懷規避，自違初志，徒以此身久為萬矢之的，不欲濫進……先生司旗鼓，則啟超自有所恃以冒矢石，此則選撥責善之義，以責先生者也。」任公此函極盡學人謙虛之懷，誠足為後世典模的。

吾鄉先哲徐樹錚先生，確是一代的霸才，曾於考察歐美各國歸來後，與聯軍大將孫傳芳聯袂赴南通，喬公親赴江干迎迓，這是他一生特例。文酒之會，意氣揚揚，頗極一時之盛。後來聞徐氏由京南下，廊坊遇害，哭之甚慟！輓以聯曰：

「語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馬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？」

又譜「滿江紅」一闕曰：

「風慘雲愁，莽中夏今是何世？遠歸客，九閩輕犯，身危命致，符節誰司南北衛？囊丸任斫東西市，問幽燕紫陌亦甘人。」

，誰之恥？暗寂寂，蓋棺矣，法曹法，一杯水，笑諸侯壁上，畏身餘幾？毛髮依然驚畫手，頭顱擲了空知己，賸江干，野老時東風，飄殘淚。」

悲憤欲絕，真是徐氏的知己。

對梅蘭芳之温情

當公晚年，對於地方公共正當娛樂亦極注意，已樂樂人，與衆共樂，是亦王道之微旨。其寄情於聲色者，亦在所難免。所謂：「吾不敢望聖賢……英雄無事不可告人。」也許就是爲此註釋。

當公確是愛憐梅蘭芳、歐陽予倩兩人的藝術，曾爲他們建築一座華麗的「歐梅閣」，以爲每年一度演戲之用。並撰一聯云：

「南派北派會通處；盧陵宛陵今古人。」

又有贈梅郎長句云：

「梅郎曠絕五年別，來晤嗚翁十日期。縣人傳說若異事，郎日一劇翁一詩。郎以慧爲命，翁以狂勝癖……」

又柬梅郎云：

「憶遠裁牋寫所懷，去書不成有書來。老夫青眼橫南北，可憶佳人祇姓梅。」

又云：

「盈車擲果亦須錢，一語猶聞值一緣。方便與人增福眼，黃金土價不妨廉。」

又賦一律，題曰：

「喜梅郎至花竹平安館」。

「朔雪零塗下漢皋，飛來江上彩雲遙。也應隔湖驚吾老，轉爲流年惜子韶。坐燭影長詩思窮，簷梅香定酒魂消。玉璫儘有從前感，花竹園圍得此宵。」

又仿曹植「洛神賦」而成「後洛神賦」，並加序言。余愛其辭華麗典雅，誠一代大手筆，乃節錄序言，照鈔賦的全文，以期奇文共賞。序曰：

「昔曹植因甄后之事，原本宋玉作感甄賦，後明帝改爲洛神。明帝，后所生也。近者，梅瀾體究賦語，爲洛神劇，瓊麗姚冶，極服妙采，傾動一時之耳目，若真親洛神然者。樊山翁既爲之賦，瀾又以請。夫文之不可苟作也，事必目之所曾經，感必心之所獨喻，玉以義諫，植以情酬，其較然已。瀾非甄，未嘗見甄，奚自而貌甄？余非植，未知爲植，何詞以當植？雖然，毛嬙、麗姬、西施、鄭旦，言色者不必一人也，而於美，鄭衛風詩，齊梁樂府，託感者不必一辭也，而同於情，何世無色，何人無情，職是而言，宜若可作……」

其辭曰：

「有美一人，亦弁亦笄，亦今亦古，南昌仙尉之支條，左坊伶官之蠡羽。海陵根器於芳洲，京國圭璋乎蒨部。其爲容也，榮召秀穎，朗玉瑩珠。韶韶入市，衛家羊車。閑雅都妓，揖讓相如。及其攬鏡而

化爲女子也，翠眉雪肌，丹唇素頰。儀態詳華，盈盈施施。繩而付之，曹植所謂穠纖得衷，修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云者。蓋天授而不自知，亦嘗散花而下天女，盜合而任青衣。塞上壯從軍之媛，帳中舞潯別之姬。妙仙才於佛覺，稱死訣與生離。夫何緩佳人才子之恆言，極小雅國風之變情。采漢季之遺聞，演曹家之逸事。枕爲謀而游仙，樂供嫖而綽麗。爾乃，決決廣場，如履平掌。青禽不來，玄芝自長。倏采旄與桂旗，擁雲軒與霞霓。翩躚乍來，旋轉若往。倏脫璫錯而掄光，步搖瓏璫而散響。其舞也，狀與賦融，凌波羅襪，輕若乘空。長裾廣袖，霧縠從風。懸乎願見爲容，而低鬟凝睇，瑟若含羞卻影，而頓足鬢鬢。疎側將翔之鶴，踟躕定驚之鴻。綽約婉孌，萬方靡同。其歌也，體甄后之停辛佇苦，煩冤閔傷。欲訴仍咽，盪氣回腸。恨年華之易逝，羞有對而非良。菖蘿荏染而無力，蘭艾掩蔽而不芳。思所思兮不敢言，怨復怨兮失所望。寧棄遺如管削，矧讎賊以秕糠。激沉楚於喉頰，窮綿邈於絲簧。感芳靈兮雨泣，愁王子兮肝絕，情九詠而能雙，事千代而非隻。傾滿座之瓊瑰，聽不終而嗚咽。其事其人，其舞其歌，神光飄飄如越女，餘音繚繞於韓娥。

歌聞舞歇，明星沒河。人各有懷，思如之何！」喬公這篇大文，自能與「長恨歌」、「圓圓曲」先後媲美，而對梅郎的風氣與夫繼繼之殷，亦可在詩賦字裏行間得其概要了。

風流佳話

喬公與刺繡神針沈壽女士的關係，各地坊間報紙、雜誌、說部，每以「張沈」為題，編織逸事，加意渲染，幾若真有其事然。就我所能得知

者，沈壽，原名雲芝，字雪君，蘇州人，生而穎慧，姿容絕美，年甫十二，擅繡事，喜吟詠，鄉黨以奇女子目之。二十歲時，嫁與浙江舉人余覺，相夫孝姑，賢慧為戚族閭里所羨稱。時值光緒甲辰，與八國聯軍議和以後，西狩回京，適逢慈禧稀年大慶，余覺以她所繡佛像八幀，委託商部晉呈為壽，慈禧顧而大悅，傳旨嘉獎，而沈壽芳名遂震動於公卿之間。同時，朝廷於京師創設工專科，以沈壽為總教席，未幾，奉部令派赴日本

考察繡事，於是虛心研究，藝術更大進，不惟國內無與倫比，即外人亦驚為神奇。

民國肇造，京師繡工停辦，沈壽離京寓津，設所授徒，以傳藝為生。喬公早識其人，每見其所繡，驚為絕藝，曠世無匹，因於民國三年，禮聘沈壽到南通創辦女工傳習所，擔任主任。沈壽殷勤任事，從無一日鬆懈。任職五年間，三次大病，喬公特假「謙亭精舍」供壽養病。照拂殷切，無微不至，並選聘中外名醫，駐通為她診治。而沈壽雖在病中，依然為學生講授，常說：「我當獻身於藝術，盡瘁於所職，不顧忝我此生。」當她養病時間，喬公時過謙亭探問，並教她作詩，作病中消遣。她所繡的作品，不但國人驚為珍寶，即歐美人亦奉若拱璧。四十歲以後所繡的美國名女優倍克像，價值美金五千元；又有耶穌繡像，更是空前之作，曾參加巴拿馬博覽會陳列，博得各國觀衆一致讚賞，獲得一大獎，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作品，評價為美金一萬三千元。最後，自知積病難愈，不惜剪下她的頭髮，為喬公繡一幅像，並綴以詩。題曰：「喬公夫子謙亭攝影」，其詩云：

「池水漪漪島樹深，病餘扶檻戀清陰。誰知六尺簾波影，留得謙亭萬古心。」
詩固纏綿悽愴，而風義之高，真足以風義千古了。

喬公高年碩德，顯名中外，自不會以常人流俗私情，結納沈壽；然而，蛛絲馬跡，亦無怪夫引起局外人的猜疑渲染。嘗見喬公遺墨，有致雪君兩帖，一曰：「汝定不來，我亦無法，……惟



張季直最為敬重的繡聖針沈壽女士在南通留影。

有歸後，獨至謙亭，一看可憐之月光耳。汝何由見之？」一曰：「熱日加甚，當午陽盛，切勿俯頸事繡事，小臥最好。……敬問謙亭主人安否？」又有律詩一章，題曰：「雪君髮繡謙亭，為借亭養病之報，賦長律酬之。」詞云：

「枉道林塘適病身，累君仍費繡精神。別裁織錦旋圖字，不數迴心斷髮人。美意直應珠論價，餘光猶厭黛為塵。當中記得連環樣，璧月亭前祇兩巡。」

又有「謙亭楊柳」兩絕曰：

「記取謙亭攝影時，柳枝宛轉縮楊枝。因風送入簾波影，為蝶為鶻那得知。楊枝絲短柳絲長，旋合旋開亦可傷。要合一池烟水氣，長長短短護鴛鴦。」

當雪君病重時，奮公深慮其藝之不傳，輒就病榻叩詢針法，雪君曰：「我之針法，非有所受也，少而學焉，長而習焉……於是，漸有所得，久而久之，頓覺天地之間，千形萬態，但入我目，無不入我針，即無不入我繡。」奮公善其言，請述其學繡之始末，不厭煩屑，反覆諮詢。詳為紀錄，遂成「沈壽繡譜」，現已附載在張季子九錄中。沈壽以民國十年，病歿南通。年四十有八，南通為紀念此一代美人藝人，遂卜葬於南通黃泥山麓，奮公親自撰書靈表，以張其美，現亦載於九錄文選篇中。並輓以聯，情詞悲憫欲絕，其詞曰：「真美術專家，稱壽於藝，壽不能稱於名，才士數奇，如是，如是；亦學詩女弟，視余猶父，余不得視猶子，夫人為憫，喪予，喪予。」

並世傾心張季子

我常常作如是想，凡是一個才氣蓋世的人物，他不能得志於天下，多半將豪情壯志消磨在多情的美人身上。所以，管仲有三歸，齊宣王曰：「寡人好色」。孟子以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。」為對，並未責其荒唐。可見自古以來，王侯將相英雄才子，總逃不出美人關。然而，雖說大德不踰閑，小疵不掩大醇，但要想配享孔廟，長吃冷豬頭肉，恐怕永遠無分吧。

我對於江蘇三百年來的人物，最佩服兩個人，一為崑山顧氏，一為南通奮公，曾自撰楹聯曰：「並世傾心張季子；平生低首顧寧人。」（並世，而不相識。）已請趙炎午先生寫就懸諸座右了。現在將我讀張季子九錄後，感賦二十四韻鈔出，作為本文的結論。其辭曰：

決決長江水，峨峨狼山峯。江水鍾靈秀，挺生人中龍。卓哉張季子，才氣馬行空。四十魁天下，猛志溢寰中。

上為朝網愁，下慨淳風偷。誓淬新剛劍，致君法孔周。上書號切直，危言撼山丘。子房信奇才，其奈清祚衰。無計匡枿隍，飄然歸去來。保身何明哲，愧彼炙手熱。非為一身謀，州里新施設。關土勸農桑，穿池通大江。絃歌遍閭里，桃李輝春陽。老柏搖新翠，幽花茁晚香。江淮一撮土，大道已開張。六經夙貫通，九流兼包容。爬梳去糟粕，化為神奇功。力行不求聞，猶思理典墳。發憤吐忠義，下筆驅風雲。餘事著九錄，經綸冠羣倫。共和昔創造，扶濟建奇勳。終焉守田疇，白首心悠悠。一老關運會，高風亘千秋。吾讀季子錄，夢訪南通州。斯人不可作，弔古空悲憂。一掬私淑淚，寂寞付海流。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·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。

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